



玄奘學概論序

■ 褚柏思

一、
唐僧玄奘三藏，由於西遊記一書，和依它而演出的戲劇與電影，是一個家喻戶曉的人物。但亦由於此，而使他失去了真面目。世俗上所知識的唐僧，並不是純真的玄奘三藏。

不單教外如此，即在教內，玄奘三藏，亦是一個被誤解，被低估了的人物。因為：一般佛門弟子，只知道玄奘是個留學天竺，通梵文的譯經大師；尤其是精簡的一篇心經，加深了這個印象。深一層的，進而了解了知玄奘是個深入藏經，博通經律論的三藏法師；是個傳「唯識學」於窺基，立「唯識宗」於唐代的大宗師。殊不知：這一些只是他的一面，不是他的全體；同時，亦未能盡玄奘大師的大志與大業。

他的大志與大業，在於統一中國的佛學與佛教，回歸於佛陀，使其由分而合。因為，當時中國的佛學，有傳龍樹學系的鳩摩羅什，又有傳無著世親學系的覺愛與真諦，以及他們所譯傳的諸經論。當時中國的佛教，正分為大乘與小乘，小乘的成實宗與俱舍宗；大乘的淨土宗、三論宗、涅槃宗、禪宗、地論宗、攝論宗、天台宗與華嚴宗。使一個初入佛門的人，眼花撩亂；更由於各派宗師的是己非人，使一個欲求真正佛學，純正佛法的人，迷惘、困惑，莫知適從。

玄奘青年時代，便會如此，「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」云：「法師既遍謁眾師，備餐其說，詳考其理，各擅宗途；驗之聖典亦隱顯有異，莫知適從」（卷一）。因此，立志「誓遊西方，以問所惑」。

二、
法師西遊，時歷三年，苦經千萬，在天竺那爛陀寺，得參正法藏戒賢法師。當時，天竺佛法，有空有之論諍，而那爛陀寺，亦有講中百論，破瑜伽義者（見法師傳卷四）。玄奘以為：「聖人立教，各隨一意，不相違妨，惑者不能會通，謂為乖反，此乃失在傳人，豈關於法也」（同上）？乃著「會宗論」三千頌，以和會空有二宗。戒賢與大眾，無不稱善，並共宣行。

先是南印度，有叫「般若麴多」者，明正量部義，造「破大乘論」七百頌，諸小乘師，咸皆歎重。玄奘又作「破惡見論」一千六百頌，申大乘義以破之。其後戒日王於曲女城，命五印度沙門、婆羅門、外道等集會，並將「真唯識量」懸於會場門外，竟十八日，無人發論者。將散之夕，玄奘稱揚大乘，令無量人棄小歸大。（卷五）

後戒日王等，欲留法師在印度，不放其回國，玄奘不得已，乃告以苦言曰：「支那國，去此遐遠，晚聞佛法，雖霜梗概，不能要具，為此故來訪殊異耳。今果願者，皆由本土諸賢，思渴誠深之所致也，以是不敢須臾而忘。經云：障人法者，當代代無眼。若留玄奘，則令彼無量行人，失知法之利；無眼之報，寧不懼哉？」（同上）因此，始放行。

奘師以貞觀三年四月西遊，十九年春正月，始返抵長安，先後十有七年，經行五萬餘里。其結果則是：空有會通，令人棄小歸大。佛陀以一音說法，佛法亦只有一味。以上符法華經所說的：「十方佛土中，惟有一乘法，無二亦無三，除佛方便說」。

三、

奘師回國後，即專力於譯經，附帶地，亦講經授徒。二十年來所譯之經，據「慈恩傳」嘉尚法師具錄，合爲七十四部，一千三百三十八卷。其經論名稱，具見於「大正新修大藏經總目錄」中。拙作「玄奘大師新傳」，已有摘錄，詳見乙篇第一節。

在譯經中，有一個特色，那就是他以最長的時間，最大的精力，翻譯了六百卷的「大般若經」，譯竣，大師合掌歡喜，告徒衆曰：「此經與漢地有緣，玄奘來此玉華者，此經之力也。向在京師，諸緣牽亂，豈有了時，今得終訖，並是諸佛冥加，龍天擁祐。此乃鎮國之典，人天大寶，衆徒宜各踴躍欣慶！」何以說：譯此經是個特色呢？因爲後人多視之爲唯識宗的開祖，殊不知，他亦重「大般若經」，是一個空有會通的大聖人。

奘師弟子，著名的有十幾個，第一個，應說到的便是窺基，他與奘師合糅「成唯識論」十卷，又自作「成唯識論述記」二十卷，「成唯識論別鈔」十卷，「成唯識論樞要」八卷等，始開展了中國的唯識宗。此外，他的論疏甚多，被稱爲「百本疏主」。

次之，則爲普光的「俱舍論記」，法寶的「俱舍論疏」，神泰之「俱舍論疏」，以開唐代的俱舍宗。再之，則爲「慈恩傳」作者的慧立，筆者的彥棕，以及具錄奘師譯經目錄的嘉尚等，亦都是他入室的大弟子。

總之，奘師之西遊，爲了救中國佛教界之「各擅宗途」；到印度後更作「會宗論」，以和會空有；作「破惡見論」，令人棄小歸大。回國後譯傳「唯識論」，亦譯傳「般若經」。惜乎其徒未能上體師意，仍然在「唯識論」與「俱舍論」中，「各擅宗徒」，豈玄奘大師之志業哉？

四、

民國六十年三月二十一日，道安上人，接長日月潭玄奘寺，曾以上述諸意，試寫了一本「玄奘大師新傳」，承其讚歎歡喜，囑列入獅子吼文庫，作爲入主玄奘寺紀念品。其後，時有接談：

他有意於創辦玄奘大學，而我亦有志於開講「玄奘學」，並盼我能先寫出此書，以廣弘揚！

年來，雖是孤居獨處，但仍然是「諸緣牽亂」，致三年始能有成，且以其僅有十餘萬字，題爲「玄奘學概論」。並擬留下百萬字的「玄奘學」，或稱「玄奘學大系」，給玄奘寺兼松山寺住持高僧道安上人。

茲者稿成，暫分之爲六卷；卷一，玄奘大師傳；卷二，原始佛學；卷三，玄奘以前的中國佛學；卷四，玄奘學概論；卷五，玄奘以後的中國佛學；卷六，玄奘學的復興運動。

玄奘學的復興運動，在事行上，寄厚望於道安法師的玄奘大學，及其他諸山大德的佛學院，與佛教大學；在教理上，我所擬作的，則是一、返於佛陀。空有雖爲二門，但其登堂後，仍然是空有不二；真空妙有，妙有真空；定慧等持；圓融三學，一貫四諦。二、會二歸一，糅龍樹學與世親學爲一，確認：「般若爲諸佛母」，佛教以「心經」與「心宗」（楞伽經，譯行者爲佛語心品）爲主。茲事體大，甚盼學人之共同興起？發凡起例，述其義，及其經過，以爲序。

中華民國六十二年五月序於柏雪園竹書樓

題金剛寺禪院

（世界巡迴傳法後）

韓國一鵬·徐京保

策杖歸來金剛寺，悠然景色滿堂清。半簾雲霽青山影，一枕月寒碧澗聲。門前迎客花相笑，庭畔無人鳥自鳴。願迴般若禪風棹，萬類咸登不二城。

題台北松山寺

北台城裏松山寺，老德道安是主人，這間歷歷西來意，花笑鳥啼滿苑春。